



The American Seasons
JOURNEY INTO SUMMER
BY EDWIN WAY TEALE

山之川風物四記之二
趣記遊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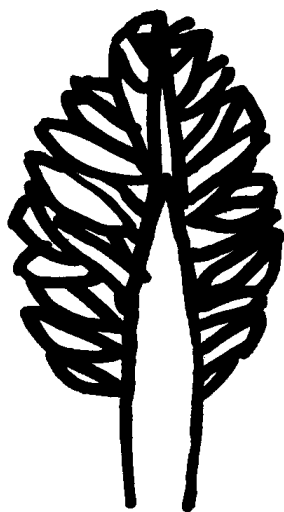
譯如錫唐

I712.65
210.375 (3)

二之記四物風川山

趣 記 遊 夏

譯如錫唐 著爾蒂·威·溫艾



版 出 社 界 世 日 今

JOURNEY INTO SUMMER by Edwin Way Teale,
with photographs by the author. Copyright ©1960
by Edwin Way Teale.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Dodd, Mead & Company, New York. Chinese edi-
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First printing

June 1973

山川風物四記之二

夏遊記趣

艾溫·威·蒂爾著 · 唐錫如譯

今日世界社出版

香港九龍郵箱五二一七號

承印：中菲文化出版社

馬尼拉信箱第一五一號

定價：港幣四元

一九七三年六月初版

封面設計：蔡浩泉

山川風物四記之二 夏遊記趣

目 錄

- ① 法蘭哥尼亞日出——陰影落在西面 一
- ② 沿溪走下 五
- ③ 走私販山峽 一三
- ④ 尼加拉瀑布的形成 二三
- ⑤ 蜉蝣島 三三
- ⑥ 無鼠之屋 四七
- ⑦ 趕了八十五哩路才吃到早餐 五七
- ⑧ 螢火虫河 六七
- ⑨ 啄木鳥的封鎖線 八一
- ⑩ 蘭阜 九三
- ⑪ 高地岩石 一〇五
- ⑫ 晴空展翼 二五
- ⑬ 神祕的楓樹 一二五
- ⑭ 暗河 一三三
- ⑮ 銅港觀熊 一四五
- ⑯ 極北 一五三

①⑦ 水草原 一六三

①⑧ 青黃不接 一七一

①⑨ 場撥鼠之家 一八一

②⑩ 乾雨 一九三

②⑪ 綠色沙丘 二〇一

②⑫ 炸蟻路 二二一

②⑬ 玉蜀黍風 二二九

②⑭ 一萬步 二三九

②⑮ 流星之夜 二三九

②⑯ 玻璃山 二五一

②⑰ 在世界的邊緣上 二六一

②⑱ 灰龜遊行 二七三

②⑲ 石蜻蜓 二八三

③⑰ 高凍土地帶 二九三

③⑱ 夏雪 三〇五

③⑲ 沙丘 三一五

③⑳ 有五個夏天的地方 三二三

③㉑ 稱心如意的高山上小屋——陰影落在東面 三三二

一．
法蘭哥尼亞日出——陰影落在西面

拉法葉溪隨着直落的山腰奔騰而下，拖曳着一條洶湧的白色水流。奔流在橋下七十呎處穿過，六月的黎明，我們正倚着橋上的綠色欄杆眺望。在我們下邊，長滿樹林的斜坡，逐漸稀疏成爲一段滑雪橇的山坡，再向谷底伸展開去。在我們背後，法蘭哥尼亞山模糊的聳起，它聳起石肩擋住日出，把一個巨大陰影罩在下邊伸展開去的地面上，不知有多少哩長。

我們注視時，這片陰影遠的一邊正偷偷的向我們移來。我們看不到明顯的移動。不過我們每次再往遠處眺望時，便會有更多的山谷浴在陽光裏。這片一路縮小的陰影，它的遠的一邊一路移過道路和牧場，移過穀倉和房舍，移過大風河和草地溪。我們背後看不到的太陽起來了；我們面前看到的陰影縮小了。結果產生一種奇異的錯覺。這天的黎明和陽光，好像不是從熟悉的東方，而是從陌生的西方向我們照過來似的。

就在新罕布什爾州白山裏的法蘭哥尼亞山峽以北，在這同一地點，在這同一橋上，在我們結束

春季去北方的長途旅程時候，我們曾倚着同一欄杆眺望。我們曾在這裏凝視夕陽餘暉在山谷裏漸漸消失。那是日落；這是黎明。那是隨季節一起結束的旅程；這是另一個旅程的開始。這裏，正是我過去向春季最後一次日落道別的地方，我們又站在夏季第一天的朝暉裏了。

這兩件事相隔十年。可是週而復始的季節，歷久不變，看來只是相隔一晚。十年以前，今後百年，黎明時都會聽到山坡上同樣的鳥聲。季節，像是「傳道書」裏所說的江河，會不斷的仍回到出發點去。我們接上我們十年前停止的地方。乃麗和我呼吸着山中黎明時的芬芳空氣，說不定我們就是站在上一次旅程的下一天拂曉裏。夏季在約定的時間到來，我們來迎接它了。

我們的車子，這次是藍白色，就停在路邊。車裏塞滿了照相機和雙筒望遠鏡，雜誌和野外工作指南，旅行鞋和雨衣。近年來用剩的鉛筆頭裝滿了一個牛皮紙袋。額外的軟片和額外的鏡頭都收藏妥當。箱子裏有一百多本三乘五吋的螺旋圈書脊筆記簿，分裝成許多小匣，每匣一打。我們的地圖——特別地區用的有等高綫四角形地圖——上邊都做了記號。我們打定了計劃。我和我的太太打算穿過聯邦一半以上的省份，從新英格蘭的脊骨——白山——到大陸的脊骨——落磯山脉——依照我們選擇的一條徒步旅行家在夏天所走的迂迴曲折路線，打算漫遊幾千哩。我們有整個季節——三個月另一天又十五小時另六分鐘——可以利用。

春季和秋季是經常變化的、活潑的季節。夏季就比較穩定，比較可以斷定。我們往往把夏季當作一年中的主要季節，春天向夏天走來，秋天從它那裏慢慢消散。在夏天，生活比較輕鬆，食物更加豐富，天氣也更暖和。在夏季出生的孩子，嬰兒死亡率比其他季節為低。若干年以前，哥倫比亞

大學心理學家曾做過一項調查，他們發現到，雖則其他因素相同，大多數人在夏天都有最多好感和最大的幸福。

對一般人來說，夏天可愛，冬天可畏。在挪威古老傳說中，世界最後破滅那幾年是沒有夏天的。我們本能的認為夏天是地球的常態，冬天是變態。夏天是「應該這樣。」好像我們的心潛意識的回到什麼熱帶的起源，某種滿眼夏綠的伊甸樂園。

我們站在橋上看着夏季第一天的陰影在我們周圍退縮和消失，聽着晨光裏的白喉雀和鷓鴣歌唱，看一頭紅色松鼠在我們下邊最高小枝上摘取楓樹的翅果，這時，第二季的到臨正引進全年中最長的一天。就在現時季節開始時候，在夏至這一天，太陽從天空最北地點照下來。它的明顯北移最遠界綫便是夏至線，它到達佛羅里達州尖端的南面。因此，不管外貌完全相反，在美國大陸上，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太陽始終沒有直接照在頭上。在六月二十一日夏至這一天，太陽光正直照大西洋上維爾京羣島北面三百六十哩，佛羅里達州南端東面和南面大約七百哩的一處地方。在太陽開始它好像慢慢走向赤道和夏季末期以前，有一會功夫，它在這裏是「在天空站着不動的。」

在這兩件時間與空間的事情中間，便是這個暖和與陽光的季節。夏天是休假時候，有芳芬首蓿時候，是盪鞦韆和玩蹺蹺板的時候，吃西瓜時候，是游泳、野餐和露營時候。這是園藝和蒔花、弄乾草和打穀的季節。夏天是鳥類羽毛較少，皮毛獸類皮毛較少的時期。整個夏天有昆蟲歌唱，有香甜而成熟的水果，有無數芬芳的花朵。這是羔羊和小馬，小貓和小狗成長的時候。這是垂釣時候，划獨木舟時候，打棒球時候。對幾百萬美國人來說，這是「夏天好辰光。」

但美國是有許多種夏天的。在大陸上的範圍內，它便有海濱的夏天，森林的夏天，大平原的夏天，山嶺的夏天。我們揀了一條我們可以經過最多種類夏天的路線。我們會看看渡假地方——湖濱，山上，北邊陰涼的林中——的夏季。但我們也會到鹽灘和玉米田，沼澤地帶和雨邊沒落到地面便給乾燥空氣吸掉的地方去看看那裏的夏天。

我們到達腹地的漫遊路線，會帶我們看到種種色色的美國夏季。如果我們運氣好，我們在路上會看到漫山遍野蜉蝣的飛翔旋流，穴裏的場撥鼠，一個八月英仙座流星群的流星曳過大草原，密西西比鳶在風裏翱翔，落磯山脉高林帶草地上仍有高山野花開放。

那天早晨，我們在帕米格瓦塞河邊同一間小屋裏醒來，十年前我們在最後一個春天夜晚，曾在這裏坐在燃着木柴的熊熊爐火前面。上一天，我們在知更鳥一片清晨歌聲中離家，從長島渡海，傍着康乃狄格河坐車向北，穿過閃亮的、烟霧瀰漫的暑氣。現在山中清香的空氣一片黎明時的清涼。

當我們最後爬進我們裝滿東西的汽車時，已經陽光滿谷了。在夏季開頭那幾個小時中，我們從容不迫的向北而去，沿着大片土地到夾在謝爾本樺中間的櫻桃山路的西面，越過新罕布什爾州界進入緬因州。那裏我們從伯特利轉北，最後停在荒涼的巽台河旁邊，這條河從山中奔騰而下，岸旁樹林中鷓鴣鳴聲不絕。

我們就這樣在六月一個好日子出發。我們重又度過美國一季的幾個月。我們正在要經歷美國許多種夏天，舊時作者會叫做「我們的快樂旅行」的開始。

二．沿溪走下

大半生寫述荒涼的達特摩爾高原的英國作家艾登·菲爾普斯，曾談起在倫敦一次午餐會上碰到一位陌生人。這位陌生人問他是否知道達特摩爾高原。

「還不夠清楚，」菲爾普斯回答。

後來才知道這位朋友曾駕了汽車走過這塊人跡稀少的高原一次。

「那是一件你決不會做第二次的事。」

菲爾普斯提議下次他試一試徒步步過這塊高原。這位先生給這個意見逗樂了。

「當然，」他說：「只有傻瓜才會這樣浪費他的時間。」

可是菲爾普斯知道，要熟悉一個地區，能夠充份欣賞它，最好辦法便是走過這塊地方。而且走得越慢越好。對一個博物學家來說，最有收穫的步速是種蝸牛步速。他大部分走路時間，往往還是站在那裏不動的。一小時一哩已算很快了。因為他和行人的目標不同。他不在乎走得多遠；也不

在乎走得快；而是在乎他能看到多少東西。

更深一層說，不光是他能夠看到多少東西。那要看他能夠欣賞到多少東西，感受到多少東西。自然影響我們的內心，就像光影響一張軟片上的照相乳劑。有幾種軟片感光性比別種強；有些人的內心比較容易感受。一個觀察者認為一樣東西非常重要；可是在另一個觀察者心目中，同一樣東西會變得差不多無足輕重。一如詩人威廉·布萊克在他的一封信裏所說的：「有些人看到那棵樹，會感動得流下眼淚，可以在其他的人心目中，那只是路上一株樹罷了。」

乃麗和我在夏季第二天的晨曦中，開始走下荒涼的巽台河。一條山路，起初是硬路面，然後是礫石路面，再是泥路，最後是車子勉強可以走過的路，一路引我們到翻騰河流的上游。

當我們換上可以攀登岩石，也可以涉過淺灘的橡皮底帆布鞋時，我們向四處瞭望一下。蒼翠欲滴的山，從四面八方俯視着我們。西邊不到四哩路，阿帕拉幾山徑一個急轉彎，北向鵝眼山和舊斑山而去。在東面八哩左右，美麗的安德洛科金河在流動。往北只有二十哩，便是跨越緬因州和新罕布什爾州界的安巴哥格湖。七十五年前，劍橋的鳥類學家威廉·布魯斯特，坐在他的獨木舟裏，膝頭上放着摘要簿，曾在那裏對一個小地區的鳥類生活進行觀察，他後來撰寫了緬因州安巴哥格湖區的鳥類。

對迷途的人，對深入新地方的拓荒者，對想看到最最荒野地方的博物學家，忠告總是一樣——要沿一條河流走。河流是森林原來的大路。那是大自然的「荒野路」。

春天的激流現在早就過去了。巽台河的岩石河床上，只一半地方有河水瀉下和潺潺作響。我們

好整以暇的循着河道走去，它墜下成爲小懸泉，在花崗岩漂礫石中間成爲分支瀑布，滑下傾斜的岩架，停滯成平靜的小潭。有一次整條河水從一處峭岸瀉下，成爲一片泡沫橫飛的河水。然後這條河的河水又緩下來，成爲蜿蜒而去的長流，在太陽下粼粼閃光。我們大部分從這塊岩石跨到那塊岩石前進，很快便知道避開長着青苔的潤濕地方，那裏像冰一樣滑溜。我們從這塊踏腳石跨到那一塊，一路順流走下——這便是我們那天旅行的大部分故事。我們走得很慢，常常停下。我們沒有預定計劃。除了盡情享受這條在一片鳥聲山林中流過的赤楊夾岸的北國河流，我們並沒有目標。

我們周圍各處，全都是這些森林水道鳥類——栗色胸毛鸚鳥、朗鵝和黃喉鳥、四十雀和京燕，發生一種沙嘎驚慌聲音的藍櫻鳥，有幾頭知更鳥在更高的樹上築巢和歌唱。不論我們走到什麼地方，我們都可以聽到紅眼綠鵲的獨白，全不知疲倦的鵲在翻覆不停的叫着「七八個！」藍知更鳥在叫喚我們，有一次一群金翅雀在樹杪上往返盤旋。除河水潺湲聲音以外，我們時時可以聽到灶巢鳥聲撼林木的鳴聲。可是在這初夏一切鳴聲中間，最動聽的還是那種美妙的、小音階的、令人懷愴欲絕的北方森林的聲音，小白喉雀的曼聲婉轉歌唱。

在這條森林河流上游一處老遠地方，我們碰見一間舊農舍——低矮、寂寞，縮在一個水聲淙淙的小山谷裏。肯尼斯·羅伯茲在二十年前，曾在這間屋子內，在這種原始環境下居住，寫下他的西北行旅一書中最好的幾頁。

我記得，我們在下流半哩光景，在一處只有一兩呎高的小懸泉旁邊坐了好久，靜聽着淺吟低唱的泉聲，不覺心曠神怡。泉水忽而潺潺，忽而嘶嘶，忽而沙沙，忽而淙淙。以前我們從沒有清楚欣

賞到那麼多種衝擊的、沸騰的流水聲音，組成懸泉的音樂。整天、整夜、整條河，流水之聲綿綿不斷。白天和黑夜對一條河流全無分別。對它來說，有關係的只有重力。

那天中午，我們在下邊有另一個小懸瀑布、一塊架起的灰色花崗石岩石上午餐。我們的午餐有小麵包和乳酪，有熟的小蕃茄和紅色甜葡萄。我們的額外甜品是好不容易再好的了，那是從上邊岸上長了青苔的斜坡上摘來的幾把鹿蹄草漿果。當我們坐在那裏的時候，槭樹的小翅果在我們周圍盤旋而下。對河有隻朗鸚，一隻北美的小灰鶯和一隻木蘭鶯在唱，小灰鶯再三再四重複牠的一路盤旋而上的顫音，這種顫音在末尾以一種輕快步子翻轉結束；木蘭鶯也像朗鸚，短促而具爆破音，但調子比較圓潤和有哨叫味道。在這邊再過去一點河岸下邊的樹木上，有株槐樹斜出河上。有隻鉛筆柏連雀從這棵枯死的樹頂上，一次又一次的竄出來，猛地咬住一隻飛虫，再回到牠的棲木。牠在空中畫的曲線，就像一柄揮動的鐮刀。牠在做牠自己的空中刈割，收集牠自己的夏收。

那天下午我們走到下流去時，在許多轉角地方，看到所有年青的樺木和赤楊都向同一個方向傾側，那是給春水滿漲時沖成這樣的。有時我們沿着急灘旁邊走，要在河邊赤楊樹中間找路。然後我們要再爬過一大堆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漂流木，那些給喬木和灌木在途中攔住的、洪水漂來的東西。

那天有許多蝴蝶在河邊忽上忽下，在河面上來來去去的飛着。牠們大部分是虎紋燕尾蝶，這裏的是北方亞種，比南方的形體稍小，顏色則較深。奧利佛·哥爾斯密在十八世紀寫他的自然史，寫到蝴蝶一類時寫道：「林奈曾描寫這種美麗的昆蟲差不多有八百種；他這份目錄可能還是不完備

的。」有次我和亞歷山大·B·克羅斯博士閒談——他的野外蝴蝶指南一書，現在已是北美東部的標準著作——我問過他原表到底怎樣的不完備。他告訴我，就美國來說，在大平原之東，蝴蝶的種和亞種數目，現在便遠超出林奈目錄上的數目。對全世界來說，林奈的八百種就算乘上一百倍，也還比總數爲少。哥爾斯密可以說有「三四種蜻蜓」，系譜學家約翰·約西林寫早期的英格蘭，可以只說「黃蜂」一個名字，那種含糊籠統的單純日子，早就過去了。昆蟲沒有增加，可是我們的識別精細了。

有時一個記憶會堅固確實得像件人工製造品，像在泥土裏找到的一片陶器或是一枚箭鏃。可是記憶有時又像水銀。我們始終沒有辦法捉牢它。我們想抓緊它時，它便從你手指間溜走。我們記起沿河漫步的一個記憶，就像我們在溪邊乾涸了的泥潭泥土上找到的痕跡一樣清晰。有隻野貓曾在這裏踏過，留下像塑膠模裏印出的玲瓏浮凸腳跡。

在附近河岸頂上，在有着白點御膳橘的綠色葉叢上邊，一棵蔓越橘樹伸出它的三尖滴葉。這種北方的莢蓮屬、雪球，又叫做土婦灌木、水接骨木、高灌木蔓越橘和針挿樹。它的樹頂上，長滿了一叢一叢的白色花朵，像是河水泡沫的凝塊。到了秋天，那些白花會變成酸而半透明的紅色菓子，使拓荒者可以有蔓越橘的代用品和一種果子凍，用它做果餡餅時，不會有狼木果實那麼苦澀。每年秋天，北美洲松雞會像舊時拓荒者一樣，來收穫這種酸味的漿果。

經過樹樁砍口的森林地面，經過長滿青苔的岩石，經過長着高低不平馴鹿苔的蔭蔽河岸，經過沿着傾斜岩石長長斜槽滲下的急流，我們一路沿着曲折的河流前進。我們在許多地方停下來，細察

像碗像盆的窪地，磨成岩架和比較大塊的岩石。每一塊窪地都有許多塊光滑的圓形的花崗石。它們從石卵以至葡萄大小的石粒不等。窪地越大，這許多堅硬的磨石也越大，它們給洪水的急流推得亂轉，便會向下邊的岩石越磨越深。河床裏矗立着一塊巨大的孤石，在它而向下流的一面，有梯級那樣的三個甌穴。有好幾個水馬兒在最大的盆形窪地水面上滑水。

我們有好幾次爬上河岸，在小片的林間空地上小立。有一次一隻雪蹄野兔霍地跑開了。又有一次，一隻渡鳥在頭上飛着，啞啞的叫了一會又轉方向飛開去了。許多林間空地上都散佈着五加科植物，唐草屬植物和開着花的杓取草植物。雪球樹舉起它的成對葉子像是雙翼，燕蕒屬植物的黃色星狀花，在展開的亮綠葉子上兀自點頭。顆粒小而甜的野草莓，已在陽光下成熟。我們摘了一把，重又隨溪而行，我們一面走，一面吃野菓，再是一點一點的咬黑樺小極枝，它有鹿蹄香草味道。

我們在上游碰見的最大林間空地，伸展開去有六十多畝。這處地方很早以前便開墾過了，現在差不多已荒廢了半個世紀，森林又重新蔓延到農地上來，這說明拓荒者的自耕農場曾經遠達這條森林中的河流。以前這整個山谷是以熊鄉著名的。有個在十多年前才去世的緬因州捕獸者，在巽台河一帶便捕獲到十五頭黑熊。

現在這片林中空地最吸引人的特色，是一個荒蕪了的蘋果園。它佔開墾地的二三十畝地方。有幾株樹是實生苗，有些從老樹樁上萌芽，有些可能已有一百年之久。它們的樹幹上都長滿了地衣。我們在一處地方停留一會，有隻黃腹的吸汁啄木鳥距我們不到十呎，在靜靜的啄木。牠的啄鑿，因為有幾層柔軟的、捂住的地衣層襯墊着，就像啄在乳膠上。老樹仍有樹液，所以吸汁啄木鳥便在那

裏啄鑿。

我們在這座荒廢果園的邊上坐着——它對年復一年包圍得越來越近的森林，作最後的抗拒——

傾聽着蘋果樹上的白喉雀，有些用一個調子，另一些用另一個調子，有幾頭的音階不像大多數那樣升高，反而低落下來，就在那個時候我們看到了一頭鹿。牠在一叢加拿大梅樹後面呆瞪着我們，這種模樣古怪的灌木，多刺的樹枝上已長出橢圓形的果實來。我們一動都不動的坐了好幾分鐘。然後這頭比較不大怕人，非常好奇的母鹿，開始在我們周圍作半圓圈的踱步。

牠伸出領脖子，嗅嗅空氣，牠的大耳朵向前伸呀伸的，當牠一步一步前進時，提高牠的好看蹄子，牠的毛茸茸的尾狍，時時白光一閃一閃的拍搭擺動。有時牠離開我們不會超出三十呎。先是用一條前腿，然後用另一條，牠搔爬地面，然後俯身拾起什麼特殊的美食。牠在徘徊，在這裏那裏啃食幼芽，有幾次牠抬頭四顧，嘴裏啣着一束紅三葉苜蓿花。牠的緩慢動作，近看好像有點生硬和機械。鹿的優美處全在迅捷。現在夏天，法律暫時停止打獵季節的嗜殺行動，野生動物也不大野性了。最後，這頭還是毫無懼意的母鹿，走進蘋果樹中間去了。

這一年中最長一天的次日，夜色慢慢的掩了上來。我們在日落和黃昏時分回到上游去，沿途有些耽擱。在兩處懸瀑中間的一個寂靜小潭旁邊，我們拂着討厭的昆蟲！又坐一會看鱒魚跳躍，在染上夕陽顏色的止水水面上，漣漪一圈一圈蕩漾開去，追上，再是交相重疊。在傍晚的空中，昆蟲行列越來越多。在急流裏化生的脆弱飛虫，都在展翅飛翔了。

蛾那樣的石蠶蛾，在河面上不斷旋轉，不斷依照牠們映象的彎曲和迴旋而低舞。這種昆虫的水